

从文学研究到文学写作,可能会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。但这不是通俗化和庸俗化的过程。一下又回到通俗演义章回话本那里去,更是危险,那将脱离纯粹的文学品质——这样说不是完全否定通俗作品的价值,而是在谈文学的分类和方向。

与文学一样处境的是中医。现在中医处于尴尬的局面,在一切求快并且实用主义盛行的时期,谁还愿意理解深奥曲折的中医?即便是操弄中医者,也有不少将中药当成西药来用。中医给搞成了一个怪胎。

好的西医也特别需要,问题是中西医的蹩脚结合,会毁掉许多发展和发现的可能性。有一位老中医在谈自己的治学经验时谈了一番话,让人听了一直难忘。他说自己以前跟上一位名老中医为徒,出徒后一度非常顺利,不知治好了多少疑难杂症。可是后来上级号召“中

西医结合”,让他又学习了许多年的西医,结果从那时开始,他的中医技能就一落千丈,几乎给人治不好病了。再后来他痛下决心,彻底忘记西医,这才又重新成了一名好中医。

## 文学中医

张炜

这里是不同的体系不同的思维方法,是走哪条道路的问题。如果走西方的、理性把握的科学体系,也非常好。怕的是二者的混淆裹缠,思维不清以至于彻底糊涂起来,那就麻烦了。

也许是我们孤陋寡闻,现在几乎没听说谁还用中国的方法做当代文学研究。这种学术方法当然会影响到文学创作。中国的文化土壤上长出来的作品,居然没有多少理论家用中国的方法去对待它,一张口就是“解构”“能指”“所指”,这怎么



网络的发展,促使信息的急剧增多和快速传播,有助于扩大视野、增加知识。一般说来,人们获取信息总是越多越好,不过,信息也有真伪良莠之别,对待信息不宜一概予以照收,而是要采取优选的原则,积极获取有益有用的,拒绝无用有害的。人脑有着上百亿神经细胞,从理论上说,是一个“装不满的碗”,可以不断地记取知识信息,然而,实际上,除了少数有超人的记忆力者外,记忆总是有限的,无用的知识信息接纳多了,反而会干扰有用的记忆。列宁说过:决不能“用数不胜数的、九分无用一分歪曲的知识来充塞青年的头脑”。

如今信息爆炸,社会上笼罩着一个巨大的信息网,有些人,特别是一些年轻人,为这个“网”所罩,失去了自主的选择力和断力,盲目地全面接受各种信息,让自己的脑子供各种各样的信息跑马,免不了遭遇“九分无用一分歪曲”,那些“无用”的信息浪费了己自己的大好时光,那些“歪曲”的知识污染了自己的心智。

据此,我们不宜被各种各样信息拖着走,而是要掌握选择信息的主动权。就一个人来说,首先在心态上不要追求什么都要知道。虽然知道多一些比知道少一点的要好,但是,“以有涯随无涯”,不仅不可能,而且也没有必要,因为内中无用的知识和垃圾信息,有害无益。按庄子的说法,这样就会“殆己”,使自己处于困乏和危险的境地。继之,应对各种信息进行取舍,特别是对网上各

## 信息纷扰请用『筛子』

江曾培

种稀奇古怪的信息,不可轻信,更不可轻传。在互联网上发表意见的高度自由,是一把双刃剑,它既使各种信息得以快捷方便传播,也使谣言插上了翅膀。网络谣言既有针对公民个人的诽谤,败坏个人名誉,给受害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困扰,也有针对公共事件的捏造,影响社会稳定,给正常的社会秩序带来现实或潜在的威胁。制止网络谣言自然需要政府依法加强监管,同时也需要每个公民给造谣者以白眼,不信谣,不传谣,让谣传失去赖以生存的市场。

有个故事说,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到某位哲人那儿,说:“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”。哲人回答说:“你要告诉我的消息,用三个筛子筛过吗?”

那人不解地问筛子是什么,哲人遂告之:第一个筛子叫真实,消息是不是真的;第二个筛子叫善意,消息的发布是不是出自好心;第三个筛子叫重要,消息是不是一定需要广而告之。用这三个筛子一筛,那个人意识到他的那个消息完全不需要也不应该再传给别人了。人们对网上的信息的轰炸,为了不被炸昏,需要像那位哲人那样,先用“真实、善意、重要”这三个筛子筛一筛有关信息,然后再取之所当取,弃之所当弃。“真实、善意”,可使我们免于误导,保持鲜明的是非观,不跌入“歪曲”的陷阱;“重要”,则可使我们免于轻重不分,把精力用到该用的地方,不吞“无用”的恶果。

当今,各种信息纷至沓来,纷扰繁杂,真真假假,鱼龙混杂,为了不受信息污染,请拿起过滤信息的“筛子”。

“落带”之名,如何在坊间演变为“洛带”?不明所以。威武矗立,如若城门。老街的地面该是遗址,一块一块青石板镶嵌而成,东高西低,很多断裂痕迹,凹凸不平中,衔接起岁月与沧桑。老街两侧有小溪,溪水清澈,涓涓细流。边上老人讲,早前有浣衣女子于此捶打衣裳。

山水浓雾中,远近笑语闻。若恰好是雨天,牛毛细丝,飞絮轻扬,水清人静,斜风细雨不须归。身后垂柳倒影,耳边鸟的梦呓,眼前汨汨水声,清亮的河道,涌动的汉唐流水,水面中倒映着明清建筑。洗好的衣裳,会在临河房舍的哪个窗口摇曳飘摇?想起一句诗“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”,那些浣衣的女子,如今去了哪里?

此地乡人讲一种“小众客家话”。南北移民汇聚杂处于此,又各自保持传统语言习惯,保存着一些古汉语音韵,洛带人称“土广东话”,与广东梅县话比较一致。他们说穿衣是“着衫”,说下雨是“落水”。走在街头,耳边南腔北调混合,有趣而和谐。

我体会了一下“客家伤心凉粉”。乡人用自种豌豆做成凉粉,加大量蒜水与姜汁,撒一把芝麻碎花生,再来一小撮香葱,辣椒油必不可少,红彤彤一层。才尝一口,眼泪出来了,原来“伤心”的意义在这里。吃完伤心凉

## 逛洛带古镇

王榕

粉,再来一碗开心冰粉。加了很多金桔碎粒,与干桂花拌一拌,浇上糖水,白糖红糖随意,我更喜欢加红糖,口感Q弹,像果冻,但更软一些。一口下去,冰冷入骨。夏天吃该更合适。一路有卖炸昆虫的小店,炸蚕蛹,炸蜈蚣,还有很多我不认识,只是看看,不敢尝试。抬头看见一家“李记天鹅蛋”,买了一串,糯米做的,里面包了桂花芝麻,外面裹一层红糖,用油炸透,串在一起,想想真是形象。

边看边逛。老街尽头有泥塑,是三个女人,手手相握,给那场地震灾难做个见证。边

今年适逢台湾《皇冠》杂志六十周年庆,发行人平鑫涛先生曾是我在联合报副刊时期任职的主编,女作家琼瑶女士早年轰动一时的爱情小说《窗外》和《烟雨蒙蒙》,就是由平鑫涛亲手刊发的,后来嫁给平先生,夫妻二人联手打造了令人啧啧称羡的电影、电视王国。

平先生原有的出版事业,联合报力邀他为副刊“站台”,是想借用他的编辑大才,所以兼挑主编的重任可说是为文学“两肋插刀”。

身为联合报副刊编辑,可以说是我在联合报系三十六年工作资历中,最关键的

文化奠基期。如果说,报人成舍我校长是我世新求学时期的恩师,联合报王效兰发行人是我民生报时期的授业师,平鑫涛先生则可以说是我联合报时期六年不折不扣的启蒙师了。

回想四十年前,联合报副刊成员仅四人,平先生、吕汉魂、胡永与我。其中吕先生与我负责审核投稿、退稿、初审、修文及作家联系;胡永是报社美术编辑,在副刊只管插

横看成岭侧成峰——平鑫涛先生二三事

桂文亚

至于约稿、发稿、企划专栏和专题、画版样、联系作家、打电话、写信、吃饭、应酬、排难解纷……一律由平先生包办。

平先生才思敏捷,动作迅捷,但总给人凡事不疾不徐的从容感。每日下午三时许,进四楼编辑部,靠近总编辑办公桌旁,就是我们的副刊组。

他向来不多言语,一坐下,就提起蘸上红墨水的毛笔,“哗!哗!哗!”像国画大师张大千那样,在一张空白纸上,胸有成竹地画出全版副刊版面的配置图来了。左手习惯拿一把尺,量一量,就能准确算出用稿栏数。

我与吕先生对坐,平先生用上海话和吕先生讨论些用稿的安排,吕先生天性耿直易冲动,嗓门有时极大,也用上海话争辩些什么,这一高一低的音符,这时就在空气中跳动起来,平先生就“汉魂、汉魂”地轻声慢语来“降温”。最后,平先生“赢



大凡有成就的篆刻家,必定是有深厚的书法功底,懂得“写”,每刀入印必体现出对书法这根线条的理解。只会拿刀刻刀,刀法到而笔法不到,充其量是一个登堂而未入室

法取历代金石碑版,一扫当时盛行的“董(其昌)赵(孟頫)”之风,其四体书法,被誉为“国朝第一”。康有为赞其“尽收

## 篆刻家的书与画

陈贤德

古今之长,而结胎成形,于汉篆为多,遂能上掩千古,下开百祀”。高超的书法技艺和意境,为篆刻的生面别开打开了扇窗,新鲜空气和灿烂阳光赋予印章以新的生命活力,而篆刻家的擅长绘画又为篆刻打开了一扇大门。

刻印重中之重,除了会“书”就是会“经营”

了”,正直善良的吕先生露出洁白的牙齿笑开来,他被说服了。工作前后几小时,平先生站起来,向我们点头说再见,继续忙去。主编需与作家们联系稿务,记忆中,历史小说家高阳恐怕是最让平先生提心吊胆的一位,因为往往当天要发的稿还在进行时中,好不让人紧张。

平先生认识文坛如云高手,却从来重视新人的培养。1972年,我23岁,青涩不谙人情事理,却在平先生的信任和鼓励下,在《皇冠》杂志写“读书专栏”,每期任选一本皇冠丛书写评介。记得有一次,对某作品颇有批评,作者是皇冠基本作家,难免向“老板”举牌抗议,我却未因此受到任何“暗示”,这也可看出主编者的胸襟和对写评人的尊重。

印象最深刻的一次,是编发连载武侠小说时,颠倒日期发稿,引来了读者的“检举”,结果平先生也只是淡淡一笑担了责任,但在他严肃的眼神中,我已学会“粗心不得”四个字。年轻气盛的我,懵懵懂懂,自以为是为,经过这么多年历练,回想起来,除了惭愧,更多的是感恩。

谢谢平先生。

窗外春来雨潺潺,屋内存去意阑珊。枯藤丛生浓似酒,满园浓妆香如云。晨从顽童难耐静,晚向故园忘却勤。归去有梦一江碧,何时落花再纷纷。

## 清明断想

我居地南君天北,寄雁传书谢难飞。桃李缤纷一朝舞,江湖漂泊十年归。最忆携手放纸鸢,不觉孤蓬埋春晖。花开千里终白发,别离骨肉何处追?

可染、黄胄、谢稚柳、刘海粟、程十发、陆俨少……多少响当当大师的杰作都愿留在他朱红的印记。当时浙江美院的陆维

钊教授给韩天衡的信中写道:“看了你的篆刻作品,我激动得睡不着……你应当奋起努力,为的是我们这个民族”。

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,韩天衡应邀为20国及地区领导人篆刻姓名章作为国礼,20方印章集篆刻各种风格之大成而无一雷同。

## 夜光杯

云山深处是黄石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沙孟海、李

春日三首

徐俊亮

春雨即景

窗外春来雨潺潺,屋内存去意阑珊。枯藤丛生浓似酒,满园浓妆香如云。晨从顽童难耐静,晚向故园忘却勤。归去有梦一江碧,何时落花再纷纷。

## 游梅园

百忙之际有闲身,更兼雨尽听春声。枯藤丛生浓似酒,满园浓妆香如云。晨从顽童难耐静,晚向故园忘却勤。归去有梦一江碧,何时落花再纷纷。

清明断想

我居地南君天北,寄雁传书谢难飞。桃李缤纷一朝舞,江湖漂泊十年归。最忆携手放纸鸢,不觉孤蓬埋春晖。花开千里终白发,别离骨肉何处追?

可染、黄胄、谢稚柳、刘海粟、程十发、陆俨少……多少响当当大师的杰作都愿留在他朱红的印记。当时浙江美院的陆维

钊教授给韩天衡的信中写道:“看了你的篆刻作品,我激动得睡不着……你应当奋起努力,为的是我们这个民族”。

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,韩天衡应邀为20国及地区领导人篆刻姓名章作为国礼,20方印章集篆刻各种风格之大成而无一雷同。

## 夜光杯

云山深处是黄石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沙孟海、李



生旦净末丑 (中国画) 明瓚



你的篆刻作品,我激动得睡不着……你应当奋起努力,为的是我们这个民族”。

2001年APEC会议在上海召开,韩天衡应邀为20国及地区领导人篆刻姓名章作为国礼,20方印章集篆刻各种风格之大成而无一雷同。

## 夜光杯

云山深处是黄石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沙孟海、李

## 夜光杯

云山深处是黄石,请看明日日本栏。

沙孟海、李